

國家「十一五」重大文化出版工程項目

域外漢籍珍本文庫

第二輯

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編纂出版委員會

# 域外漢籍珍本文庫

第二輯  
經部

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 第十一冊目次

春秋經傳集解(一)三十卷 (晉)杜預注	〔朝鮮〕集賢殿集解	朝鮮肅宗年間金屬活字本	.....	一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一)殘四十九卷 (晉)杜預注 (唐)孔穎達疏	陸德明釋文	元覆宋劉叔剛刊本	.....	二四九

春秋經傳集解（二）



春秋經傳集解卷第十八

杜氏 八年二十

諸家註音訓附

魯襄公五

傳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郊在二十四年

儀者別二十其五月秦晉為成自十四年

平至今年始為平不晉韓起如秦涖盟秦

伯車如晉涖盟伯車秦伯之弟成而不

結前不固也傳為後年歸成起本當繼

經二十有六年甲寅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

弑其君剽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衛孫林

文專邑背國猶為叛也附註林曰書叛始於

此凡叛賊者不書是故成十七年齊高無咎

以盧叛不書叛襄二十九年齊高止之子豎

彭城晉欒盈入于曲沃未可以書叛必若

衛孫林父而後可以書叛必不討討者也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復其位曰復歸名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荀吳子公會晉人鄭

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卿會公侯皆應聚方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蓋以討衛而置

晉人執衛甯喜八月壬午許男

甯卒于楚赴未同盟而冬楚子蔡侯陳侯伐

鄭○葬許靈公

傳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備成會

夷儀歲叔向命召行人子負欲使答秦命

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御進也言三云

林曰子朱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同

大夫班爵同為大夫何以黜朱於朝黜

也三不應林曰撫劍從之從叔叔向曰秦晉

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集晉國賴之

不集三軍暴骨暴骨子負道二國

之言無私子常易之行人傳道二國之言

變無所偏私子朱之為行人常導導以事君

者吾所不能御也附註林曰凡持奸邪之心

止不懼也附註拂衣從之林曰叔向塞裳也

從子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庶幾於治

吏吾臣之所爭者大附註林曰言叔向私

也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謂

子不心競為忠不務德而爭善爭謂所私

欲已侈能無卑乎私欲侈則衛獻公使

子鮮為復使為已求反國辭解不敬奴強

命之敬奴強對曰君無信

臣懼不免林曰懼及國敬奴曰雖然

以吾故也林曰言雖公不可許諾

初獻公使與甯喜言言復甯喜曰必子鮮

在不然必敗子鮮賢國人信之必欲使在

無成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奴得

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

君之出敢聞其入十四年孫氏欲逐獻公

遂行從近關出年孫氏欲逐獻公

右宰穀夫衛大夫右宰穀曰不可朱曰言

獲罪於兩君前出獻公今弒天下誰畜之畜猶容也

又勅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子悼

甯喜也受命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

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淹久也

兩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言其為人

音扶若不已死無日矣已止悼子曰子鮮

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

何為言子鮮為義多不過亡出悼

子曰雖然弗可以已人之故弗可以止

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孫文

孫氏不克伯國傷伯國孫襄也文兄皆

子出舍於郊奔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

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復扶同辛

卯殺子叔及大子角子叔無益故

也君無罪故殺之孫林父以戚如晉邑

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

實有之祿邑土地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

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林父事則而

歸國納之也本晉納之夷儀今從夷儀入

之言音境道逆者自車揖之獻公敬心

漸逆於門者領之而已領搖其頭言

淹恤在外三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

之言二三子夫吾子獨不在寡人在存問之

儀有置君之言故從之○關朱曰先言大夫

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所怨

不佞不能負羈紲以從扞牧圍臣之罪一

也扞衛林曰養牛曰牧養馬曰圍以從君

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

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

○衛人侵戚東鄙以林父孫

氏愬于晉晉成茅氏茅氏戚殖綽伐茅氏

殺晉成三百人殖綽齊人孫蒯追之弗敢

擊文子曰厲之不如蓋比殖綽為惡鬼而

責其子反蓋比殖綽為惡鬼而

雍鉏獲殖綽雍鉏孫復愬于晉討

○鄭伯賞入陳之功入陳在三月甲寅

朔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路次路

先如字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

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

十四

林曰二

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

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上卿子展次卿

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見禮以禮

公固予之乃受三邑位次當受二邑以

政矣政知國讓不失禮○晉人為孫氏故

也夏中行穆子來聘台公也禮公為

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雩婁

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麋鄭皇頡成之

戰敗穿封成囚皇頡皇頡出與楚師

公子圍與之爭之公子圍共王正於伯州

犁州乃立囚於伯州犁曰請問

爭君子也其何不知皆非細人易別識也

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

也介大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成方城外

之縣尹也誰獲子上下手以道因意

曲證王子圍獲已以相推要道音

五

五

五

五

五

導曰曰頡遇王子弱焉弱敗也言為戍怒

抽戈逐王子圖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印董父與皇頡戍城麋

楚人囚之音謹董楚人囚之音謹董

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音謹董

為請音謹董為請音謹董

可謂國秦不其然音謹董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

若曰拜君之勤音謹董鄭國微君

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音謹董

其可音謹董弗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

從子產而後獲之音謹董乃得董父傳稱子產之

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音謹董取

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音謹董

向戍不書後也音謹董鄭先宋不失所也

至於是衛侯會之音謹董晉人執

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音謹董

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音謹董

秋七月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音謹董

賦嘉樂音謹董國景子相齊侯

亮音謹董賦蓼蕭音謹董子展相鄭伯賦緇衣

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

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音謹董

晏平仲私於叔向音謹董曰晉君宣其明

宮括之子女齊司馬侯歸晉而後告諸侯

故經書在秋音謹董衛侯如晉音謹董

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音謹董

秋七月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音謹董

賦嘉樂音謹董國景子相齊侯

亮音謹董賦蓼蕭音謹董子展相鄭伯賦緇衣

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

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音謹董

晏平仲私於叔向音謹董曰晉君宣其明

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

其煩音謹董以為盟主也今為臣執君若之何

以為盟主也今為臣執君若之何音謹董

衛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

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音謹董

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音謹董

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音謹董

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音謹董

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音謹董

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音謹董

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音謹董

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音謹董

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音謹董

柔德之御剛馬之子展賦將仲子兮將仲子詩鄭風人猶謂晉為巨執君義取衆言可畏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倫而壹子展鄭公十一子居身儉而用心壹穆謂子展罕氏子西駟氏子穆穆國氏伯有右良氏子大叔游氏子○初宋芮司徒生女子宋大夫司徒游氏也赤而毛棄諸堤下赤而體生毛之曰棄長而姜平公入夕平公共姬也共姬與之食與平公共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尤甚姬納諸御御曰諸嬖生佐佐元惡而婉婉而心順左師畏而惡之合左師向戌皆同寺人惠牆伊戾為大子內師而無寵惠牆氏名秋楚客聘於晉過宋有初不言秋復楚傳者中問在大子知之請野享之楚容相識請迎楚容於野公使往從太子請伊戾請從之夫音扶女子音汝對曰公曰夫不惡女乎夫音扶女子音汝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

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好呼報反近去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師伊戾為大子內侍相之職若已不行恐莫共大子內侍之職本又作供恭臣請往也遣之至則飲用牲加書徵之徵詐作盟為大子反而騁告公騁曰曰大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得言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有盟也問諸夫人與左師夫人也則皆曰固聞之聞大子欲反公因大子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姚也召而使請朱曰名佐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聒也欲使佐失期乃縊而死佐為大子立佐為大子乃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音烹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步馬者左師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夫人氏之言君馬也左師曰誰為君夫人余胡弗知我何弗知其姓氏蓋素非平公之婦夫圍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以玉為錦馬之先曰君之妾棄使其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

稽首受之

左師令使者改命也傳言宋公

下文通使所吏反

鄭伯歸自晉

侯請衛使子西

如晉聘辭曰寡君來煩執事懼不免於戾

言自懼夫敬於

使夏謝不敏

西名君子曰

善事大國

以能自安

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

聲子相善也

聲子朝之子伍舉

於王子牟王子牟為申公而亡

王子牟為申公得罪

楚人曰伍舉實送

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

左傳十八

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

班布也布

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

向戌將平晉楚

明年在

聲子通使於晉

楚

音蹄又往聘于楚

令尹子木與之語問

晉故焉

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

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

皮革自楚往也

木名皆

雖楚有材晉實用

之

多言在晉

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

夫謂

音扶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

宗族與姻親而用

歸生聞之

子名聲

善為

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

僭則懼及善人

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

與其失善寧其利淫

淫人之利而為

無善人則國從之

詩曰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

詩大

懼失善也

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詩商

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

樂行賞而

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

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飲賜

飲

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

則徹樂

盛饌

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

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

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

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

所謂不能也

療治也所謂楚人

子儀之亂

不能治也所謂楚人

子儀之亂

不能治也所謂楚人

子儀之亂

不能治也所謂楚人

子儀之亂

不能治也所謂楚人

子儀之亂

不能治也所謂楚人

子儀之亂

不能治也所謂楚人

子儀之亂

不能治也所謂楚人

子儀之亂

不能治也所謂楚人

子儀之亂

不能治也所謂楚人

子儀之亂

不能治也所謂楚人

子儀之亂

析公奔晉在文十四年 爾雅 朱曰析公子儀殺子儀析公懼而

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殿後軍

丁練 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

窺易震蕩也爾雅 林曰言楚軍不特重

窺易以鼓反適 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

其聲爾雅 林曰夜及楚軍使不

知虛實爾雅 鈞音均又居旬反楚師必遁

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

君敗申息之師於桑燧獲申麋而還成六

藥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

沈獲沈子八年復侵楚敗申息獲申麋爾雅

林曰據成六年楚公子申息獲申麋爾雅

息之師救蔡襲諸桑隨蔡書不戰而還成

八年傳只載蔡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麋却

不載桑燧之敗但既獲申麋則敗申息之

師曉然在八年特桑燧之名偶同傳

不詳載耳爾雅 鈞必適反震音釐 鄭於

是不敢南面爾雅 朱曰自是鄭畏晉 楚失

華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

想是雍子諸父諸兄共譖雍子君與大夫

不善是也爾雅 不其曲直爾雅 林 雍子奔晉

晉人與之鄙爾雅 鄙音邑爾雅 鄙 以為謀主彭

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爾雅 在成十八年

地名宋 晉將遁矣雍子致命於軍曰歸老幼

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爾雅 朱曰一家有

一簡兵蒐乘爾雅 蒐音蒐 閱音閱 秣馬蓐食師陳

焚次爾雅 死音會也爾雅 陳直親反明日將戰行歸者

而逸楚囚爾雅 欲使楚知之爾雅 林曰兄軍中

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

大夫歸爾雅 朱曰晉以魚石等五

夷子卒死之則雍子之為也爾雅 楚見楚不能

討陳叛故殺令尹子辛爾雅 子反與子靈爭夏

姬子靈而雍害其事爾雅 子反亦雍害爾雅 不

於勇 子靈奔晉爾雅 見成二年 事 晉人與之邢

邢晉 以為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

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爾雅 朱曰教法使

其子孤庸為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

克棘入州來爾雅 駕棘皆楚邑爾雅 楚罷於奔

命爾雅 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爾雅 事見

年 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

之苗爾雅 若敖亂在宣爾雅 以為謀主鄢陵之役爾雅 在

年十六 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爾雅 直觀反

同下 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

已爾雅 唯楚之精卒 若塞井夷窺成陳以當之

以塞井夷窺 藥范易行以誘之爾雅 藥書時將中

易行謂簡易兵備欲令楚食已不復顧二

同反下 中行二郤必克二穆 郤錡時佐上郤

至佐新軍令此三人分良以攻二穆 郤錡

軍子時子重將左皆出穆王故曰二穆 郤錡

敗之 集攻之 而 晉人從之 楚師大敗 王夷

師燔 夷傷也 吳楚之間 謂火滅為燔 燔

苗賁皇之為也 子木曰是皆然矣 聲子曰

今又有甚於此 椒舉娶於申公子牟 子牟

得戾而亡 獲罪出奔 君大夫謂椒舉女實

遣之 音汝 懼而奔鄭 引領南望曰庶幾

赦余亦弗圖也 以言楚亦不 今在晉矣 晉人

將與之 縣以比叔向 以舉材餘 彼若謀害

楚國 豈不為患 子木懼言 諸王益其爵祿

而復之 聲子使椒鳴逆之 椒鳴伍舉子傳

舉所以得反子 ○許靈公如楚 請伐鄭 六

年晉伐許 他國皆大夫獨鄭伯自行 曰師

不與孤不歸矣 八月卒于楚楚 子曰不伐

鄭何以求 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 為許國

子偽反下 鄭人將禦之子 產曰晉楚將平

為國同

諸侯將和 明年楚王是故昧於一來 昧猶

不如使逞而歸 乃易成也 逞快 夫小人之

性 釁於勇 奮於禍 以足其性 而求名焉者

非國家之利也 若何從之 釁動也 奮貪也

戰者皆釁 勇貪名之人也 非能為國計慮

子展說不禦寇 音悅 說十二月乙酉入南

里 墮其城 南里鄭邑 許規反 涉於樂氏 樂氏

于師之梁 鄭城 縣門 殺獲九人焉 日鄭人

歸 下汝水南 紀音兄 而後葬許靈公 卒靈公之

之 衛人歸衛姬于晉 乃釋衛侯 衛侯以

而後得免 音悅 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

重女也 而輕齊鄭之請 ○晉韓宣子聘于

周王 使請事 來聘 對曰 晉士起將歸時

事於宰旅 無他事矣 夫入天子國 稱士時

言獻職 貢於宰旅 不敢斥專 王聞之曰

韓氏其昌 阜於晉乎 辭不失舊 言周衰諸

韓起不失舊 唯 ○齊人城郊之歲 在二十

其夏 齊烏餘以廩丘奔晉 烏餘齊大夫 廩

城是 襲衛羊角取之 今廩丘縣所治 羊角

城是

既奔晉又襲遂襲我高魚高魚城在廬有

大雨自其竇入雨故水竇開林曰鳥

其城克而取之取魯高魚無所諱又取邑

于宋於是范宣子卒范宣子諸侯弗能治也

卒治之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為盟主諸侯

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治其罪而

歸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言於比類而

貪之謂地以利晉國是無以為盟主也請

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胥梁帶能無

用師晉侯使往言有權謀朱曰晉侯

使胥梁帶往治烏餘之事

二十有七年乙卯春齊侯使慶封來聘公景

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

宋案傳會者十四國齊秦不交相見鄰滕為

可知故信也陳于晉會常在衛上孔奐非上卿

以諸侯之分伯也晉楚之從而交相見於是始則

是南之北分於宋而無夷夏之大變也昭定哀而無

經部 第十一冊 春秋經傳集解

秋將以終於吳越馬爾矣音訓與呼亂○衛

殺其大夫甯喜甯喜致討於大義宜追討之

也書在宋會下從赴書名○衛侯之弟鱣出奔

晉患其專緩答免餘既負其前信且不能友

于賢弟使至出奔故書復扶又罪兄○秋七

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夏會之大

備命之顯弱命之君而辨小是以自從故以

夷楚爭先乃先楚人則其書先晉何春秋不

諸侯自宋始宋公始也盟趙大夫之倫也孔子曰旋燎

食之今長曆推十一月朔非十二月朔則為三失閏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

食之今長曆推十一月朔非十二月朔則為三失閏

傳二十七年春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

徒以受地必周諸喪邑謂齊魯宋也周密

息浪反喪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詐許

之烏餘以其象出出受封也爾出受封

地使諸侯偽效烏餘之封者魯軍偽若致

邑封焉而遂執之盡獲之徒獲其皆取其

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子賢故平

諸公雖失政而○齊慶封來聘其車羨孟孫  
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羨乎李慶封字叔孫  
曰豹聞之服羨不稱必以惡終尺證反  
車何為叔孫與慶封食不敬慶封不敬  
賦相鼠亦不知也相鼠詩無儀人而無儀  
不死何為慶封來奔傳  
為明年慶封來奔傳  
○衛甯喜專納林曰衛甯喜既  
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免餘衛公曰微甯子  
不及此國及此反吾與之言矣甯氏政由事未  
可知未必勝祗成惡名止也祗適也對  
曰臣殺之君勿與知音預與乃與公孫無  
地公孫臣謀二公孫使攻甯氏弗克皆死  
臣皆死及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獻公  
為孫氏所殺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  
右宰穀尸諸朝穀不書非卿也  
反又石惡將會宋之盟惡甯喜之黨受命  
而出受命而遇亂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  
股音林曰衣甯喜之尸枕尸於欲斂以亡  
其尸而奔欲斂懼不免且曰受命矣林曰  
受命出乃行行會于宋為明子鮮曰逐我

者出謂孫納我者死謂甯賞罰無章何以  
沮勸勸善沮何沮惡而君失其信而  
國無刑不亦難乎治國以且縛實使之喜納  
君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不肯及河又  
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使誓不還託  
於木門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恐之深也  
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  
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從之謂  
矣終身不仕仕終身不公喪之如稅服終身  
稅即總也喪服總裳縷細而希非五服  
之常本無月數而敵公尋變故特為此服此  
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  
矣下有上祿亂也此一垂之邑非四井之  
室明通稱邑臣謂稱尺證反臣弗  
敢聞且甯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  
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為少師公使為卿  
辭曰大叔儀不貳君無貳心能贊大事  
也贊佐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為卿文子大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

弭諸侯之兵以為名欲獲息民之名如晉  
 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  
 之殘也財用之盡盡音姑小國之大  
 蓄也音姑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  
 之言雖知兵不得弗許楚將許之以台  
 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  
 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林曰齊人以  
 難同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  
 吾民矣爾吾民之心將焉用之齊人許之  
 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  
 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  
 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  
 相也介司馬置折俎禮也折俎體解節折  
 仲尼使舉是禮也仲尼  
 以為多文辭宋向戌自仲尼使舉是禮也  
 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須無陳甲寅  
 晉荀盈從趙武至趙武命盈追已故言從  
 丙辰邾悼公至君自來壬戌楚公子黑肱

先至成言於晉時令尹子木止陳道黑肱  
 相然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  
 就於陳成就於陳成戊辰滕成公至君自來子木謂  
 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使諸侯從晉  
 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  
 能於秦也兩使之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  
 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朝齊使壬申左  
 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駟謁諸王駟傳也  
 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  
 經所以不書齊秦林曰舍齊與秦二國秋七月戊寅左師  
 至從陳是夜也趙孟及子皙盟以齊言子  
 爭林曰齊二國之辭晉國復扶又  
 反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  
 至二國大夫與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為  
 軍示不相忌晉楚各處其偏  
 楚處南伯夙謂趙孟伯夙曰楚氛甚惡懼  
 難有襲晉也言楚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  
 我何急營在宋北東頭為上故晉營在東有  
 我何急營在宋北東頭為上故晉營在東有

甲在衣中欲因會擊晉伯州犂曰合諸侯

之師以為不信詐以劫晉無乃不可乎

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

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

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

大宰退州大宰伯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

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

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志言信三

身安存信信亡何以及三死為明年子木

林曰志言信其數三趙孟患楚衷甲以告

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

可且不能濟事單斃其死單盡也斃陪也

得生者無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

捷矣食言者不病不病者單斃於死

病以為非子之患也楚食言當死夫以信

名入而以儻濟之曰儻不信也必莫之

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病則欲

宋則夫能致死音扶夫與宋致死雖倍

楚可也宋為地主致死助子何懼焉又不

及是我則力可倍楚曰弭兵以台諸侯

而稱兵以害我也稱舉吾庸多矣非所患也

故其功多○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

視邾滕兩事晉楚則貢賦重故欲比小國

以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

之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

私屬二國故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林曰何

宋衛吾匹也乃盟宋衛以受盟故不書

其族言違命也季孫專政於國魯君非得

君而遂其小是故賤之晉楚爭先歎血

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

楚人日子言晉楚匹也若晉

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

久矣狎更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

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尸主子務

德無爭先諸侯不必爭先較德以服且諸侯

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辨具楚為晉細

不亦可乎欲推使楚主盟林曰楚欲

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蓋

客飲大夫猶臧純為客子木與之言弗能